

素描

且听风吟

虎春普降喜雪

□ 张建忠

山川原野歌中醉，
塞上琼花美艳魂。

大漠画屏鳞甲白，
青峰银色淡云吞。

乡愁静处有炊火，
日影闻声踏雪村。

岸柳生情诗意境，
长河暗涌向春喧。

远去的老家

□ 徐朝阳

泥土墙披着绿衣
柳木门冻裂了嘴
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
刻在心中的印迹

成串的思念
一头拴着心，一头连着你
庭院深深
记忆犹新
那年的你
竟然远去

红砖墙，蓝瓦房
自来水进了灶房
水泥路边上晚灯明亮
黄牛摇尾悠闲

农机争先
昔日陡坡山田
绘成一溜溜绸缎
你的模样
游子感慨万千

多少岁月淌过的年华
潮湿心底的
依然是那泥洼的小道
土气的老院
明知道故屋已不见
三分难舍，七分热泪
留不住的岁月，留得了记忆
怎能忘怀
伴我西风雨东雨
春去春又回

重生

□ 赵爱东

秋天凋零的时刻何以重生
从未开启的优雅和妩媚
在沉睡中觉醒
全新的棱角高调登场

萧瑟的霜雪和风
以不同的语言寄语相遇和相知
陪伴是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幸福
应该庆幸，午后的阳光
赐予的温暖

这是最初也是最终之定数
走近的时候
带了炫耀的璀璨
是对等待的最好嘉奖么
还是空白的补偿

所有时光，都足以弥补曾经
无与伦比的美好体验
成全彼此
珍惜，被镌刻在欣赏的坚定里

冰清玉洁是最好的答案
义无反顾地参与后来的后来
以及所有未来
流淌的线条凝固成型，守住永恒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ls@126.com

漠月兄是宁夏作家中的佼佼者,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我认识漠兄比较晚,大约是在2004年吧,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到青海、甘肃采风,结识了漠兄。第一印象是,人很壮硕,话不多,很沉稳的样子。一路上,大家都喜欢以“老漠”称呼、调侃,对此,漠兄常常只是回以“哈哈”一笑。其实,那时候的“老漠”才刚刚四十出头。

后来,会亮从固原来到《朔方》编辑部工作,和漠兄成了同事。我也因会亮的缘故,和漠兄有了比较多的交往。那时,漠兄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娇气”,大家会时不时地小酌几盅。漠兄很少说话,只是满脸慈祥地听着大家闲聊,但几杯之后,便露出了“真面目”,原本柔和的表情变得更加柔和了,那双本不大的眼睛也随之变得越发“含情脉脉”,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偶尔聊起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人和事的变化时,表情瞬间严肃起来,挽着眉头,一扫平日的温良模样。

温和宽厚、沉稳善良,一如他笔下坚韧负重骆驼;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一如他笔下的坚忍性情的女子。这就是漠兄。

写小说“要贴近人物写”(沈从文),“要紧紧

地贴着人物进行描写和叙述”(漠月)。所谓“人物”,既指写作品中的人物,写人物,要害在于“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汪曾祺《自报家门》);当然也包括作者自己,“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法朗士),作家写人物,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写自己——自己的人格、性情。漠月兄的笔下,无论写人,写物,还是写景,都是贴近人物,自己的性格、志趣、偏好在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爱、美好与真诚。一个作家的气质、人格,决定着一个作品的风格、质地。诚然!

提起漠兄,总会想起沈从文——那个永远的“乡下人”,或者说,读沈从文时,总会想到漠兄。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漠月出生于1962年,相差一个甲子。两人都是少小离家,开始“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并最终都选择了作家、文学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沈从文的一生是平和的,又是不安分的(李辉语):无论是生活的平顺,还是困顿,都抹不去对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文学的坚守,对爱与自由的执念;沈从文的性格有如水一般温润、宁静、舒缓,也有湘西人的热烈、刚健和执拗。漠月的人生、性格也大抵如是:既是平和的,又是不安分的;既是温润、宁静、舒缓的,但也不乏西北人的粗犷、爽直与执拗。



塬上山景图

何学升

我学摄影那点事儿

□ 刘佳齐

切,都是曾经那个又宅又胆小的我想都不敢想的。我开始给家人朋友进行拍摄,记录每一张照片上的笑容。每一张照片,彩色的、黑白的,充满了生命的厚度,而每一个镜头,都是对时空记忆的延长。时间会随风而逝,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永恒便在手中诞生了。

我开始不满足于蜷缩在这伟大星球的一隅,想去领略这个世界的浩瀚和壮丽,去寻找不按时枯萎的树木和那乌云与峭壁下沉默千年的古刹,去寻找一切前所未见的东西,去用脚步感受这个世界的色彩与鲜明。当我用心灵去寻觅不同的风景时,一切令我焕然一新。

第一次沐浴在江西庐山的松涛暖阳下,感受自然奇观;第一次前往宁夏镇北堡影视城,欣赏黄土地文化的魅力;第一次漫步于哈尔滨松花江大桥,领略水天一色;也曾于一望无际的闹市人海中穿梭,观察不同的人 and 事物。摄影、旅行,让我明白,生活,不在于活了多少岁月,而在于记住了多少时光。你可以比任何人多活十

年,甚至二十年,但在那些匆匆掠过脑海的日子里,又有多少生命的喜悦与哀乐会被我们所观察,记录与感受。我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逃离不了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压力,我知道我将选择的道路会很辛苦,而我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又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我还是会选择站在自己所热爱的世界里,因为,当我满头白发时,回顾这一生所拍下的作品,它将拥有远超想象的价值,比我本人更有说服力。

有时候,我看到那些惊鸿一瞥的风景时,我不愿拿起相机去拍摄,更愿意用眼睛去感受。我们唯一可以与这个世界联结的途径就是我们的身体,你可以与恋人相拥去感受彼此的呼吸,一个人前往陌生的城市留存孤独脚印,去细听高原的寒风与海洋的低吼,去征服人们在梦里都想踏足的险境,去寻找历史笔下记载的土地,去聆听未曾被聆听的,去领悟未曾被领悟的。而这些所有的行为都将照亮你内心隐秘的世界,并给予属于你的答案。

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

□ 薛青峰

民融为一体,让自己的心随着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多年来,我自己创作散文,只是写自己心中那点小情调、小感受、小感觉,与人民的生活离得很远。我生活在宁夏煤炭工业的发源地石嘴山,今后要好好深入生活,走到基层去认真采访,写出人民喜欢、爱读、耐读、能反复读的好作品。

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

艺。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

总书记这段话语重心长,高屋建瓴地讲出了这些年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这些现象,我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比如跟风写作,比如不愿在采访上下功夫,靠虚构编造脱离生活的离奇故事,不愿在写作上下功夫,名利思想严重,作品缺乏厚重感,没有深度。

今后在创作中要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导向,反映人民生活,谱写时代心声,要做到“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现代传播格局的深刻剧变,多读书,多交流,提升创作视野,写出人民喜欢的好作品。

作者简介:薛青峰,石嘴山市评协主席,宁夏理工学院教授。

月的妩媚、澄澈,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这是否正是漠兄其人的包容和其文的多元的一种写照:温厚的,又是野性的;和善的,又是严肃的;宁静的,又是热烈的;明丽的,又是深刻的;温暖的,又是冷峻的;细腻的,又是粗犷的;深邃的,又是辽阔的……原来,如此矛盾的两极,竟也能这样和谐地集中于同一个人的身上和呈现于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之中。

漠兄其实有两个:作家漠月和文学编辑漠月。

作家漠月,早已是宁夏文学的“一棵树”,其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乡土小说”,即使是放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必然有其一席之地。而文学编辑漠月,则以其勤勉、热诚、严谨,尤其是一如当年鲁迅对萧红、萧军的呵护,郁达夫、徐志摩对沈从文的相助,沈从文对萧乾、汪曾祺的引领一样,不遗余力地提携、扶植青年作家、业余作者,成为宁夏文坛的“老骆驼”。作家漠月是靠作品说话的,编辑漠月则是因其人品而备受尊敬的。

过几天,漠兄就要退休了。终于又可以心无旁骛地写作了,这对于视写作为生命的漠兄而言,无疑是一桩好事。祝愿并相信漠兄会因此而写出更多忠实于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品!

乡恋

数九寒天里的“热头”

□ 高晓惠

热头,是个方言词,是宁夏西海固一带人对太阳的别称。这样的叫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血脉里。

说起热头,一年四季当中,数夏天里的最厉害,热起来了“没个收撒”,让人又爱又恨;数九寒天里的最让人稀罕,暖洋洋的热头令黄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倍感温暖舒适。

我喜欢热头。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对冷得能冻破头的冬天有种近乎天生的惧怕,站到避风的地方、顶着热头晒暖暖,那是一种美得“不像撒”的享受,我从小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感觉。同时,也源于一个和爷爷有关的生活小镜头,爷爷、洋芋、火炉和跨进门槛的热头,构成了一幅热腾腾、暖融融的冬日景致。

那时候,冬天是那样的寒冷。尽管大人小孩都穿着棉衣棉裤棉窝窝,刀子般的冷空气还是顺着袖口子和裤腿子直往人身上钻。越是天阴下雪最冷的时候,贪玩的孩子往往就越不顾大人的管束和安顿,逮着空子就往外跑。非得等到把脸蛋冻红、把嘴唇冻青,把脚冻麻了,才会吸溜着鼻涕,像一只寒风里夹着尾巴找暖和地儿的小狗似的往家跑。

三九天的冷是毋庸置疑的。家乡有句形容三九天寒冷程度的俗语:“三九茬茬、冻死娃娃”。若是有了热头,情况就不一样了。

暖烘烘的热头,一下子就能刹住寒风和冷空气的肆虐。村头的戏楼根底下,是晒太阳的风水宝地,也是小伙伴们聚集玩耍的大本营。高耸巍峨的大戏楼,巨人般屹立在村北头。顺着戏楼根底,是一排可供人坐的石台子。因避风又向阳,所以只要有空台子了,大人小孩的都爱往那里跑。

在戏楼根底坐着晒暖暖,那也是我的最爱。从家里出来,走十来步就到戏楼跟前了。面对着热头,或站或坐。不一会儿,就会感觉到浑身上下热乎乎的。有时,晒着晒着,头脖子上竟能冒出热汗来,那个舒坦劲儿,用当下的网络热词来形容,那简直就是“美爆了”。

季节的故事总是充满着不拘一格的情节与表现形式。就拿秋冬来说吧,秋有秋的生盈,冬有冬的闲赋。对于忙碌了整整一年的庄稼人来说,冬天便是休耕养性的一个“肥美”季节。

这一点,可从爷爷每天披着热头、围着火炉子品罐罐茶的惬意里得到最真实的印证。

冬天的太阳也爱睡懒觉。不睡到八九点,它通常是不会起床的。老家的主房是个北房。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时,恰好斜照在房门口,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藏在门背后突然间探出脑袋。

这个时候,也正是爷爷拨弄着火炉子,准备炖茶的时间。炖罐罐茶的茶罐儿是爷爷用一个碎瓷缸子自制的,其实也就是找根铁丝拧在缸子口,然后留上约尺把长的手柄就行了。

炉火生起来了,爷爷先是从门背后的水缸里舀出一大马勺凉水倒进炉台子上的铝水壶里,随后再取出螺丝刀在黑又瓷实的砖块茶上剔下两疙瘩来,丢进茶罐子里,最后将倒满水的茶罐放置上火炉子上炖。

不一会儿,被炖得火烧火燎的茶水在罐子里翻滚着,腾腾的热气随意地飘散开来,使得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茶香味儿。

茶炖好了,爷爷一边喝着热茶,一边就咸菜吃着烤热的馍馍和煨在炉圈里烧熟的洋芋。暖融融的热头似乎也闻到了热热的茶香和馍香,轻轻地挪着步子蹭了过来,它毫不客气地闯进屋里,直勾勾地盯着喝茶的爷爷和火炉子上的茶罐、碗筷。那一刻,沐浴在金色光束里的爷爷和火炉子以及火炉子上的茶罐、碗筷,都不约而同的披上了漂亮的金外衣。恬静的农家小院里,红红的热头下,如此一幅人间烟火的悠闲画面,真是美哉!

岁月无声而逝,在不经意间,带走了爷爷,也带走了那幅热头下农家小院里的惬意画面。

寒冬热头,再拾记忆,眼里、心里满是戏楼跟前晒暖暖的我 and 围着火炉喝罐罐茶的爷爷。而这,是时光再老也忘不掉的景象了。